

九十老人曹汝霖著

# 一生之回憶

乙巳冬老人自署



九十老人曹汝霖著

一 生 之 回 憶

乙巳冬老人自署



# 一生之回憶

一九六六年一月初版

每冊定價港幣拾元

著作者 曹汝霖

出版者 春秋

香港禮頓道六十號七樓

電話：七六五二二三

發行者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電話：二二三九九七二

印刷者 東南印務出版社

香港高士打道六十四號  
電話：七三六六九二

版權所有  
必印究



影 小 歲 九 十 八 者 筆

(國美於攝月九年四六九一)

## 陳序

吾中華民國初年歷史，其領袖人物，首推孫中山、袁頃城前後兩總統。當時兵權，握於北洋諸鎮。合肥段公祺瑞字芝泉，久任頃城總統任內陸軍總長將五年。頃城逝世，合肥起為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者凡三次，間又兼督辦參戰事務，軍事權力，與日俱大。合肥有三造共和之功，世所共知，一次對德宣戰，創我國對外宣戰之紀錄。惟其二次武力統一，均歸失敗，卒引起直皖戰爭，因而結束其軍權。最後致力於孫段張三角同盟，以謀和平統一，再起而任執政，非復曩日全盛時代，但其十四年來事績，與民初歷史相始終，固為唯一中心人物也。近世輒有傳記及年譜，合肥門生故吏滿天下，迄未見有傳述段合肥之專著，以為國史取材而補其缺漏，輒興浩歎！余生也晚，初未追隨於左右，後未寄托為心腹，雖曾聞其事績，或出於口見，或得之傳聞，總不若參預其帷幄，輔佐其機要者之能知其所以然也。而山鳴谷應，風起雲從之賢豪俊傑，計不下十百千人。今日碩果僅存者，唯會雲雷（毓雋）、曹潤田（汝霖）二先生而已。二公者，皆具有史才，號稱史筆，尤備史德，固獨擅一時之作史者，然均年登大耄（九十），雲雷先生，今年九十有三，身居大陸，未必有著述自由，潤田先生遠居美國，資料難集，未能作完整之史述，蓋亦無可如何耳。

當大陸變色前，潤田先生已潔身來香港少駐，旋赴日本東京。以其素喜讀余論文，讀罷慨低歎而不能自己，知錢新之先生在港，常閱天文台報，按期不脫，乃函致新之先生，於其閱畢後，再按

期以空郵寄東京。先生並向日本朝野，我國旅日名流，對余文多方延譽，津津樂道。前香港英文虎報總編輯吳嘉棠君嘗聞其事，舉以告余，余由是引以爲知己之感。民國四十九年余因李北濤先生而請先生爲天文台報寫回憶錄，一篇既出，洛陽紙貴。先生於民初，久居外交、財政、交通等部總長，其所紀錄，即零縑斷絶，無一而非第一手資料，重以先生以法律家，而爲歷史家，邏輯周衍，猶其餘事，而合肥生平，亦可見其一鱗半爪矣。

先生之寫回憶錄也，應余之請也，余之請先生寫回憶錄也，欲世人之多知民初史事也。天文台報載此回憶錄，始於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六日，至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完竣。正擬徇讀者需求，計劃刊印專書出版，而先生對已刊出之稿，續有補充，較原稿不啻倍蓰。春秋雜誌復取而刊載之，前後歷六年而始殺青，茲且付諸剞劂矣。今年十一月爲先生九秩大慶，康強豐饒，有文潞公精神，目覩是錄，緬懷前塵，必歡然而浮一大白也。

先生裏囑序十余，余之言，姑足爲先生重。然稗官野乘，史必從實，其可爲先生徵信者，惟合肥！謹錄合肥贈先生五言長古一篇，詩爲心聲，發語由衷，先生志節，可以大明於天下，昭然於後世矣。其詩曰：

不佞持正義，十載朝政裏。立意張四維，一往直如矢。側目忌憚者，無辭可比擬。謂左右不善，信口相詬訾。唱和聲嘈雜，一世胥風靡。賣國曹陸章，何嘗究所以？章我素遠隔，何故誘未弭。三君曾同學，宮商聯角徵。休怪殃池魚，亦因城門毀。歐戰我積弱，比鄰恰染指。隣特節扶桑，樽俎費唇齒。撤回第五條，智力亦足使。曹迷掌度支，諷言騰蕙政。貨債乃通例，

胡不諒人只。欺皆十足爻，絲毫未肥已。列邦所稀有，誣讟乃復爾。忠烈固難喻，甘以非爲是。數雖一億零，案可考終始。參戰所收回，奚止十倍蓰。

知先生莫如合肥；信先生亦莫如合肥！知合肥，信合肥；莫如天下後世！合肥之言，必不吾欺，更必不欺後世，故是詩也，可作爲先生回憶錄之序文讀，亦可爲先生九十大慶之壽序讀。是回憶錄也，作段合肥傳記之一部份可，作民初外交財政之縮影亦無不可。是爲序。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十五日陳孝威於香港

## 李序

曹先生潤田所寫之回憶錄，先後分載于天文台報及春秋雜誌，洛陽紙貴，傳誦一時。今者陳孝威社長，以其有閱近代史乘，將印成專冊傳世，先生自製序文，由美寄來，並承徵序及余。迴憶十三年前，與先生同客東瀛，時往請益，偶或煮茗清談，盤桓竟日。適見日本老外交家重光葵氏爲盟總所警備，在獄中寫回憶錄，名曰「昭和動亂錄」，公之于世。書中詳述軍閥如何專橫，外交如何掣肘，大得日本人士之同情。期滿出獄，羣集獄門，爭相迎慰者近萬人。因勸先生何不效法，亦將五四風潮經過寫告國人，以期真相明白。先生慨然嘆曰，往事雲烟，語之久矣，自問無愧于心，豈譽何有于我哉。余曰不然，殿譽固可不計，是非不可不明，水遠纏默，真相愈晦，公來口述，由我筆記何如，先生亦莞爾。旋余因事返港，逾二年，先生亦由愛女快婿，迎養赴美，身心安適，往還函候之餘，余因重申前請，至是幸得復允，而其一生之回憶，竟告厥成，誠盛事也。

竊按先生早歲，孝事重堂，鄉里稱譽，迨遊學返國，有聲于朝。五四風潮，熱血青年，憤外交之軟弱，遂集矢於先生，其實一唱百和，是非莫辨。抗戰時期，大公報記者王喪生所著「六十年中日外交史」，考據精詳，中載先生折衝樽俎，不卑不亢各事實，足使潛日誣謗，不辯自明。尤有進者，當年反對日本二十一條最烈者，爲合肥段芝泉陸長，若果先生與段處于相反地位，則後來合肥秉政，何以對於先生，倚重備至。合肥晚年在滬病危，日曾貽書醫局，吾先生及吳光新二人生計不

寬，請爲優待，於此更可見先生所受之種種誣讐，不攻自破矣。

我國文人積習，向喜穿鑿附會，立異矜奇，甚至以訛傳訛，不惜繪聲繪影，以逞一時之快，歷史所載，舉不勝舉。甲午戰敗，李文忠公鴻章奉派赴日，簽訂城下之盟，曾爲日人槍傷，生命幾乎不保。詎時人對李，竟有微辭，而有「李二先生是漢奸」之詩句。無事生非，自古已然，積非成是，於今爲烈。

今讀先生斯記，對於以往一切，照實抒寫，語意含浑，不加怨尤，對於政敵姓名，且不寫露，涵養功深，克享大年，前輩風儀，於茲可見。校閱既竟，歡喜讚歎，謹綴數言，以誌敬佩。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歲次甲辰李北濤序于香港寓處

## 李序

曹文覽倉，頃自美郵書，以近應孝威將軍之請，撰我之一生刊於香港天文臺報，凡十餘萬言，將印專冊以賜戚好，命爲序言，敢不從命。公此文之初布也，四方人士仰望風采者，皆爭相傳閱。而戚好朋友，尤歡喜雀躍，以爲得於數萬里外，如明鑑侍坐，聽講八十年掌故也。公自清季游日歸國入外務部，由丞叅游膺卿貳。洎民國歷主財政交通外交部，未五十而翛然退隱，閒居林泉者四十餘載。邇歲自日徙美，居密歇根，年愈高而神愈王，手寫所憶，於事親、持躬、齊家、廸後諸端，言之尤詳。蓋公天性仁孝，此日回思，猶餘風木之痛也。三十四年冬，猷始謁公於津門。其後四年，公自臺往香港，重逢於吳興錢先生（新之）座上。今別公又十二載矣，日讀此編，如親笑語。蓋慶公神明彊固，壽將無量，而悲吳興之不及見此編也。公今年八十有八，東瀛之俗曰米壽。今書成適值其會，可謂盛事矣。夫回憶錄之體製，雖昉于歐美，然吾國固有自撰年譜及行年錄等之例。惟類皆編年，多紀述服官經歷，或著作類目，要擇其可以自炫於世者書之，與公述事之志不同。世之讀此編者，當三致意于公之寬容能忍，與夫恬淡自逸之致爲不可及焉。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七月愚姪李猷謹序

## 前言

曩以老友李北濤兄之鼓勵，寫五四運動始末，就正北濤，乃承陳孝威氏見而謬稱爲有關民初史實，發表於天文台報。我女慶稀閱之，以與學校教科書所述者有異，即請我於有興時，將清末民初經歷之事，擇要紀述，以明實情。嗣去日本，舊侶重逢，閑話當年，歎歎感慨，爲免眞相久淹，亦嘗以是爲請。惜行旅栗碌，人事紛紜，荏苒經時，未遑執筆。迨來美國，居女兒家，心境怡然，輒多暇晷，因念北濤兄之所啓發者，余旣爲文以發其凡，而於友好與我兒之所期待者，詎可無言以贅其望。用是漫游之餘，展紙揮毫，伏案自課，寫我一生之回憶。誠知明日黃花，早成陳蹟，記憶欠周，挂漏難免，然以親歷之事，印象究竟，靜思冥索，腦際尙能反映，即有出入，亦因老邁記憶力衰之故也。

余自知爲平凡人，富於保守性，樂爲寬大，橫逆之來，能受則隱忍受之，不欲與人爭論。自服官外部，職務所繫，與日本接觸特多。終清之世，中日交涉皆以和平解決，由是反對者疑我遷就日本人，以仇視日人者轉而忌嫉於我，加以我以親日之名。及入民國，日本態度趨於强硬，乘歐戰方酣，逞其野心，出兵佔領青島，猶以爲未足，又提二十一條。余與陸子興（徵祥）外長，權衡利害，折衝樽俎，雖未全部承認，終屈於日本之最後通牒。國人旣懷恨日本，遂益遷怒於親日之人。甚至張冠李戴，謂二十一條由我簽字；其後巴黎和會失敗，亦歸咎於我；於是羣起而攻，掀起五四風潮，

指我爲賣國賊，大有不共戴天之概。然而事實經過，何嘗如此，清夜捫心，俯仰無愧，徒以三人成虎，世不加察，以致惡性宣傳，儼如鐵案，甚矣積非成是之可懼也。

余今已臻耄耋之年，飽諳世味，毀譽皆忘。回憶抗戰期中，國人捐生赴義，前仆後繼；則余招尤受謗，僅爲政治之犧牲，其事渺小，又何足論。丁茲劫運，狼鶴虫沙，余猶能乘桴海外，寄跡殊方，受愛女快婿之供奉，於明窗潔几間，從容秉筆，追往懷舊，是彼著於我，加惠獨厚，雖滿腔塊壘，亦將渙然冰釋矣。

以是斯編之作，祇爲事實之提供，聊留雪泥鴻爪。至於評議政事，臧否人物，走筆所至，純出主觀，自不足爲定論，幸一笑置之。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八十九老人曹汝霖序於美國密歇根米特蘭城寄廬

# 目 次

	頁數
一 幼年景象老去未忘懷	一
二 完姻後適值戊戌變法	九
三 游學漢宋拳匪鬧北京	一三
四 離附郭田赴日本留學	一六
五 蔡鈞升官吳氏被放逐	一九
六 學校畢業見習裁判所	二十四
七 同范靜生開辦速成班	二十五
八 日本明治時代之一瞥	二六
九 聯軍和威老臣薨於京	三二
一〇 日俄戰爭引起親日感	三三
一一 畢業回國派商部行走	三六
一二 北京市政今昔之改觀	三八
一三 殘試中式引見授主事	四三
一四 東三省會議調充隨員	一四
一五 會議完畢奏調外務部	四五
一六 兩宮回鑾慈禧行新政	五四
一七 修訂官制袁宮保晉京	五六
一八 袁兼外尚革新外務部	六〇
一九 初次召見奏陳立憲事	六三
二〇 地方自治先設諮詢局	六六
二一 預備國會設立資政院	六八
二二 兩宮賓天僅相隔一日	六九
二三 奉君登極一語竟成讖	七〇
二四 隨倫貝子赴日本答禮	七八
二五 設郵傳部籌贍回路權	七六
二六 遭彈劾想起端方革職	七八

二七	罷免袁世凱鑄成大錯	七九
二八	調查東三省條陳十事	八〇
二九	開跳舞會酬治疫會員	八五
三〇	補左侍郎使法未成行	八六
三一	武昌起義星火竟燎原	八七
三二	起用項城爲總理大臣	九〇
三三	唐紹儀奉旨南下講和	九一
三四	受優待條件清帝遜位	九四
三五	民國改元北京起兵變	九五
三六	業律師領第一號證書	九九
三七	選舉總統公民團起鬨	一〇三
三八	出任外次加儀同特任	一〇七
三九	修新華宮豎子出風頭	一一〇
四〇	承認民國各使遞國書	一二二
四一	政事堂成立釐定官制	一一三
四二	日使面遞廿一條覺書	一四五
四三	外交大樓中日開會議	一八八
四四	召太會討論最後通牒	一二八
四五	總統感國恥氣忿發奮	一三一
四六	清華大學周寄梅墓基	一三二
四七	帝制運動先設籌安會	一三四
四八	我父花甲項城贈綵金	一三七
四九	借謝壽進最後之勸告	一三八
五〇	逢場作戲貽終身之憾	一三九
五一	撞車受傷住醫院治療	一四二
五二	項城禁賭一場沒結果	一四五
五三	濫捕亂黨乘機進忠告	一四六
五四	保舉顧少川閑話使才	一四七
五五	設中央醫院又修湯山	一四八
五六	英使勸進誤盡了項城	一五一
五七	蔡松坡入滇聲討帝制	一五二
五八	取消帝制項城薨於位	一五五
五九	黃陂繼總統張勳復辟	一五九
六〇	馬廠誓師合肥討復辟	一六四

六一	合肥組閣徵余長交通	一六七
六二	兼長財部西原談借款	一六九
六三	馮河間阻撓合肥征南	一七二
六四	奉軍入關張作霖干政	一七七
六五	新國會舉東海爲總統	一七九
六六	青島撤兵換文之經過	一八五
六七	巴黎和會失敗拒簽約	一八八
六八	五四運動終身留冤謠	一九五
六九	漫談財交任內兩三事	二〇四
七〇	舊居被燬北京蓋新宅	二二一
七一	交通銀行開擠兌風潮	二二三
七二	梁士詒組閣曇花一現	二二七
七三	皖直開戰北洋始解體	二二九
七四	靳雲鵬設計謀毒同僚	二三三
七五	直奉火併竟殃及池魚	二三五
七六	痛遭大故一怒散兩姬	二三七
七七	徐蔚如講經達詮辦報	二三二
七八	靳雲鵬忘恩不顧師門	二三四
七九	暗殺之風蔓延到天津	二三六
八〇	徐東海下野曹錕賄選	二三七
八一	邂逅女學生竟成眷屬	二三九
八二	三角聯盟奉直又啟釁	二四三
八三	馮玉祥回京逼宮盜寶	二四五
八四	還鄉葬父合肥任執政	二四七
八五	合肥屬赴奉邀張作霖	二五三
八六	在病中聞徐又錚被戕	二五六
八七	老母古稀靜眞生一女	二六〇
八八	子女出洋談婚姻問題	二六一
八九	馮玉祥陰謀迫使下野	二六五
九〇	張作霖開府稱大元帥	二六八
九一	張作霖殉國於皇姑屯	二七三
九二	張學良懷疑殺楊宇霆	二七五
九三	北伐告成東北亦易轍	二七六
九四	九一八事變擾動全國	一七七

九五	吉田茂請合肥商停戰	二八三	一二二	與王叔魯病床一席話	三三三
九六	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	二八四	一一三	華北臨時偽政府成立	三三七
九七	日軍設立冀東偽政權	二八六	一四	就公司董事長的開始	三三九
九八	遜帝出關成立滿洲國	二八八	一五	堅辭聯準銀行董事長	三三五
九九	西安事變種下了禍根	二九一	一六	貝島會社收買正豐礦	三三七
一〇〇	煙災弭兵建金剛法會	二九三	一七	明治礦業開發磁縣礦	三四一
一〇一	合肥南下受蔣公禮遇	二九六	一八	汪組偽政府竟稱還都	三四二
一〇二	侍母到杭建水陸道場	二九八	一九	游青島訪老友章仲和	三四五
一〇三	廬山應召蔣先生邀談	三〇一	二〇	徐東海高齡病逝津門	三四七
一〇四	合肥留遺囑逝世滬濱	三〇七	二一	吳佩孚設宴硬拉交情	三四九
一〇五	老母八旬我又得一女	三〇八	二二	王揖唐繼任偽委員長	三五一
一〇六	七七事變平津遂易手	三一〇	二三	松岡洋右急功反誤國	三五三
一〇七	十九軍抗日戰爭開始	三一一	二四	日襲珍珠港掀起大戰	三五五
一〇八	南京失守德使出調停	三一四	二五	牧容協和醫生之經過	三五八
一〇九	天津日憲兵橫行無忌	三一六	二六	四十七年夫妻成永訣	三六三
一一〇	抱不平遭日憲兵疑忌	三一九	二七	王克敏再起實行統制	三六五
一一一	堅辭華北偽政府主席	三二一	二八	雷電一霎慈母痛歸天	三六七

一二九	王蔭泰任末代委員長	三七〇
一三〇	釋放教授岡村謙諾言	三七二
一三一	雅爾達協定中俄詭計	三七四
一三二	波茨坦宣言日本乞降	三七六
一三三	太和殿受降盛極一時	三七七
一三四	勝利後平津形形式式	三七九
一三五	肅奸工作北方亦開始	三八四
一三六	蔣先生闢匪喊笠道歉	三八八
一三七	老友受累蓬銓盡友誼	三九一
一三八	擣掘還鄉葬先母亡室	三九四
一三九	追述滙業倒閉之經過	三九五
一四〇	父老相勸還鄉度晚年	三九八
一四一	徐蚌會戰國軍受重創	四〇四
一四二	和談不成金融總崩潰	四〇六
一四三	共軍渡長江直下上海	四〇八
一四五	慶稀告奮勇陪我遠行	四〇九
一四五	中共連續窮途走香港	四一四
一四六	避居日本感舊雨溫情	四二〇
一四七	日暮窮途友情之可貴	四二七
一四八	留日時間種種之接觸	四二八
一四九	日本五十年之今昔觀	四三七
一五〇	盟軍佔領日本之聞見	四四二
一五一	故人云亡四女亦病故	四五八
一五二	臥病東京慶頤成婚禮	四五一
一五三	留日八年別時多感慨	四五九
一五四	來新大陸就養女兒家	四六二
一五五	米特蘭市巡游之所見	四六七
一五六	游覽都市決決大國風	四六八
一五七	故舊凋零我亦搜小極	四七一
一五八	跋語	四七四